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周易內傳發例

船山遺書一

衡陽王夫之譔

伏羲氏始畫卦而天人之理盡在其中矣上古簡樸未遑明著其所以然者以詔天下後世幸筮氏猶傳其所畫之象而未之亂文王起於數千年之後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之心得卽卦象而體之乃繫之彖辭以發明卦象得失吉凶之所繇周公又卽文王之彖達其變於爻以研時位之幾而精其義孔子又卽文周彖爻之辭贊其所以然之理而爲文言與彖象之傳又以其義例之貫通與其變動者爲繫傳說卦雜卦使占者學者得其指歸以通其殊致

蓋孔子所贊之說卽以明彖傳象傳之綱領而彖象二傳
卽文周之彖爻文周之彖爻卽伏羲氏之畫象四聖同揆
後聖以達先聖之意而未嘗有損益也明矣使有損益焉
則文周當舍伏羲之畫而別爲一書如揚雄太元司馬君
實潛虛蔡仲默洪範數之類臆見之作豈文周之才出數
子之下而必假於義畫使有損益焉則孔子當舍文周之
辭而別爲一書如焦贛京房邵堯夫之異說豈孔子之知
出數子之下乃暗相判而明相沿以惑天下哉繇此思之
則謂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
易而又從曠世不知年代之餘忽從畸人得一圖一說而

謂爲伏羲之易其大謬不然審矣世之言易者曰易者意也惟人之意而易在嗚呼安得此大亂之言而稱之哉此蓋卜筮之家迎合小人貪名幸利畏禍徼福之邪心詭遇之於錙銖之得喪窺伺其情乃侮聖人之言違天地之經以矜其前知而學者因襲其妄以之言微言大義之旨如元亨利貞孔子之言四德非文王之本旨之類竟以先聖通志成務窮理盡性之制作爲火珠林鬻技之陋術易之所以繇明而復晦也篇中如此類者不得已廣爲之辨卽象見彖卽彖明爻卽彖文明傳合四聖於一軌庶幾正人心息邪說之意云

繇今而求義文之微言非孔子之言而孰信邪意者不必
師孔子則苟一畸人立之說焉師之可也又何必假託之
伏羲也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其殷之末世周
之盛德邪則在文王而後易之名立易之道著是周易之
義建諸天地考諸前王而夏商以上雖有筮人之雜說孔
子之所不取況後世之僞作而駕名上古者乎文王之卦
伏羲之卦也文王取其變易神妙之旨而名之曰易是故
周公之爻辭得以興焉舍文王而无易舍文王而无伏羲
氏之易故易之所以建天地考前王者文王盡之矣至宋
之中葉忽於杳不知歲年之後無所授受而有所謂先天

之學者或曰邵堯夫得之江休復之家休復好奇之士
歐陽永叔嘗稱其人要亦小智而有所窺者余或曰陳搏
以授穆脩脩以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堯夫則爲搏取魏伯
陽參同契之說附會其還丹之術也亡疑所云先天者鍾
離權呂崑之說也嗚呼使搏與堯夫有見於道則何弗自
立一說卽不盡合於天猶可如揚雄之所爲奚必假伏羲
之名於文字不傳之邃古哉其經營砌列爲方圓圖者明
與孔子不可爲典要之語相背而推其意之所主將以爲
何如方圓圖方位次序之餽飭鋪排者可以崇德邪可以
廣業邪可以爲師保父母使人懼邪可以通志成務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邪不過曰天地萬物生殺興廢有一定之象數莫能踰於大方至圓之體充其說則君可以不仁臣可以不忠子可以不盡養父可以不盡教端坐以俟禍福之至嗚呼跖也夷也堯也桀也皆不能損益於大方至圓之中者也即使其然而又何事嘵嘵前知以衒明覺乎故立一有方有體之象以言易邪說之所繇興暴行之所繇肆人極之所繇毀也魏伯陽以之言丹術李通元以之言華嚴又下而素女之淫妖亦爭託焉故學易者不闢先天之妄吾所不知也篇中廣論之

秦焚書而易以卜筮之書不羅其災故六經惟易有全書

後學之幸也然而易之亂也自此始孔子之前文周有作而夏商連山歸藏二家雜占之說猶相淆雜如春秋傳之繇辭多因事附會而不足以垂大義而使人懼以終始孔子贊而定之以明吉凶之一因於得失事物之一本於性命則就揲策占象之中而冒天下之道乃秦既夷之於卜筮之家儒者不敢講習技術之士又各以其意擬議而詭於情僞之利害漢人所傳者非純乎三聖之教而秦以來雜占之說紛紜而相亂故襄楷郎顗京房鄭元虞翻之流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諸理王弼氏知其陋也盡棄其說一以道爲斷蓋庶幾於三聖之意而弼學本老莊虛無

之旨既詭於道且其言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則不知象中之言言中之意爲天人之蘊所昭示於天下者而何可忘耶然自是以後易乃免於鬻技者猥陋之誣而爲學者身心事理之典要唐宋之言易者雖與弼異而所尙略同蘇氏軾出入於佛老敝與弼均而閒引之以言治理則有合焉程子之傳純乎理事固易大用之所以行然有通志成務之理而無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張子略言之象言不忘而神化不遺其體潔靜精微之妙以益廣周子通書之蘊允矣至矣惜乎其言約而未嘗貫全易於一揆也朱子學宗程氏獨於易焉盡廢王弼以來引伸之理而專

言象占謂孔子之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幾言精義言
崇德廣業者皆非義文之本旨僅以爲卜筮之用而謂非
學者之所宜講習其激而爲論乃至擬之於火珠林卦影
之陋術則又與漢人之說同而與孔子繫傳窮理盡性之
言顯相牴牾而不恤繇王弼以至程子矯枉而過正者也
朱子則矯正而不嫌於枉矣若夫易之爲道卽象以見理
卽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卽占以示學切民用合天性
統四聖人於一貫會以言以動以占以制器於一原則不
揣愚昧竊所有事者也

易之爲筮而作此不待言王弼以後言易者盡廢其占而

朱子非之允矣雖然抑問筮以何爲而所筮者何人何事
邪至哉張子之言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然非張子
之創說也禮筮人之問筮者曰義與志與義則筮志則否
文王周公之彝訓垂於筮氏之官守且然而況君子之有
爲有行而就天化以盡人道哉自愚者言之得失易知也
吉凶難知也自知道者言之吉凶易知也得失難知也所
以然者何也吉凶兩端而已吉則順受凶無可違焉樂天
知命而不憂前知之而可不憂卽不前知之而固無所容
其憂凶之大者極於死亦孰不知生之必有死而惡用知
其早莫哉惟夫得失者統此一仁義爲立人之道而差之

毫釐者謬以千里雖聖人且有疑焉一介之從違生天下之險阻其初幾也隱其後應也不測誠之必幾神之不可度也故曰明於憂患與故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一剛一柔一進一退一屈一伸陰陽之動幾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造化之權衡操之於微芒而吉凶分塗之後人尙莫測其所自致故聖人作易以鬼謀助人謀之不逮百姓可用而君子不敢不度外內以知懼此則筮者筮吉凶於得失之幾也固非如火珠林者盜賊可就以問利害而世所傳邵子牡丹之榮悴資枕之全毀亦何用知之以瀆神化哉是知占者卽微言大義之所存崇德廣業之所慎不可云

徒以占吉凶而非學者之先務也

易之垂訓於萬世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惟制器者尙其象在上世器未備而民用不利爲所必尙
至後世而非所急耳以言尙辭以動尙變學易之事也故
占易學易聖人之用易二道並行不可偏廢也故曰居則
觀其象而玩其辭學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筮也子曰
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言寡過之必於學也又曰不占而
已矣言占之則必學以有恆也蓋非學之有素則當變動
已成吉凶已著之後雖欲補過而不知所從天惡從而祐
之以吉无不利邪京房虞翻之言易言其占也自王弼而

後至於程子言其學也二者皆易之所尙不可偏廢尤其
不可偏尙也朱子又欲矯而廢學以尙占曰易非學者所
宜讀非愚所知也居則玩辭者其常也以問焉而如嚮則
待有疑焉而始問未有疑焉無所用易也且君子之有疑
必謀之心謀之臣民師友而道之中正以通未有易合焉
者則其所疑者亦寡矣學則終始典焉而不可須臾離者
也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徒以占而已矣則無疑焉而
固可遠也故篇內占學並詳而尤以學爲重

傳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雒書別於洪範篇中詳之
而河圖者聖人作易畫卦之所取則孔子明言之矣八卦

之奇偶配合必卽河圖之象聖人會其通盡其變以紀天地之化理也明甚乃說河圖者但以配五行而不以配八卦不知曠數千年而無有思及此者何也故取則於河圖以分八卦之象使聖人則圖以畫卦之旨得著明焉說詳繫傳第九章其以五行配河圖者蓋卽劉牧易雜書爲河圖之說所自出易中並無五行之象與辭五行特洪範九疇中之一疇且不足以盡雜書而況於河圖篇中廣論之其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尤不知其何見而云然先儒但沿陳說無有能暢言其多少生成之實者不知何一人言之而數千年遂不敢違邪易則文王周公孔子也洪

範則禹箕子也四聖一仁曾不如何一人之分析五行多寡之數弗究其所以然橫空立論而遂不敢違耶本義於大衍章推大衍之數出自河圖大衍筮法之本也筮所以求卦卦立而後筮生筮且本於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況於卦筮則圖而卦之必先則於圖也愈明河圖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不全用者筮以筮人事之得失吉凶天之理數非人事所克備也天地之廣大風雷之變動日月之運行山澤之流峙固有人所不可知而所不與謀者五位之體天體也人無事焉則筮不及焉故筮惟大衍以五十而虛其體之五雖曰聖人法天而德與天配而豈能